



10424

乙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閣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

卷之六

乙

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而人然不惑於恒人之



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貨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驚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屬當作漢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巨幕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卷之六

三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汗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



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脩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害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恠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  
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  
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  
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禽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  
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  
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  
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  
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  
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  
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  
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  
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  
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惟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  
鳥獸耶

啓惑

卷之六

六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  
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惟妄則  
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  
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  
不言而惟取其惟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  
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  
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  
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  
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鑷唇掀鼻俯膺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惟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絳絳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蓋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鳥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



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惟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

卷之六

八

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薈之甚時，既培其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驟，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漑，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慮外患

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灌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醕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入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



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  
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  
呼爲胡旋舞襖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  
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  
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誕矚其夜躡分五六人棲道  
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  
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  
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

卷之六

十

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  
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  
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  
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  
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  
不知其非鬼

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  
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  
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卷之六

十一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平物之囿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



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名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荆爲劓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

卷之六

十二

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盱盱焉矚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聾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聾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



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竒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



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堊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

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書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績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大咲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剗刺狀肢體心腎無不病者懼而謀



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疔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况乎視之以至踈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梅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  
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  
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  
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  
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  
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  
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  
是資兩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

卷之六

十七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  
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  
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  
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郟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  
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  
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  
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儆於老彭之好古左丘  
明之知耻人問之農則曰不知農圃之圃則曰不知  
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歟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銜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猒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鯤鵬蝦蟇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而輟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

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咲其拙越人以爲給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

卷之六

十九

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輻斲輟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



率儔輩從予以爲學子。邇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  
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  
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  
人乎。如此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  
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  
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  
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  
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矣也。雖然。觀其細  
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况聖賢之道乎。  
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  
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  
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  
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土得其全。其次  
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  
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  
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  
銅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  
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

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  
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  
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瀕鄙賜億  
柴愚睨不嚙心恐受其汗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  
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恒若不豫瞠乎若有  
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金乎如  
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  
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  
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  
胄穹門邃戶畫稅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翁錦爛綉  
眇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  
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卮獻篋態  
妍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膳豹胎蛟脊麟脯天鶴  
海獸江瑤林雉珍恠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  
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  
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  
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  
希驥駒駘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



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剝血爲酒鞍負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  
羨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  
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  
蹈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  
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  
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  
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冑行必全  
於蕪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

卷之六

三十一

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見  
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  
分旣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邇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  
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 桶 有若干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汗天覆日明掄山擢穴旁  
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  
爲公卿或以帝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座寢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  
群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  
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  
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  
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 之威楛  
削 骨髓殺戮慘逮嬰聲張勢盛顯拔鸞旗丈

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紆紆  
兢兢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

卷之六

二十三

嗜欲之情後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  
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  
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  
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  
而彌敦譬之九戩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焚六馬之  
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償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  
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  
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  
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棖刻楠  
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鬩變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溫在人主之前進退否滅黜邪進良唇虛緩絞齒利劍鋸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額階頰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連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構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

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緼紛紛雜沓轆轤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肇旁覩凝矚仰窺俛察竒偶變易畫八卦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闓衍軒詒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置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縮結山載海畜厲幽汗鱗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剗刮蕪穢誅伐驚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怒蕩滌怒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簡于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噐數漫滅更秦之燬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續帙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嗚伊孔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遠砭去積疾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卷之六

五十五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贗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爲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歛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闢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



衣大圭視若孤豚但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  
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儼瓊河  
海耻富綺綉推溫遺者雖疆而蹈循者雖弱而存疏  
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  
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  
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仇弟昆關西之英叅翔以騫敬  
以立懦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燉遺書之多寶  
璐瓊璠支行而南大發千闔手抉衆流屈之崑崙絲  
纒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  
若莊周荀况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淪滄無有涯

卷之六

三六

矣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茂禮義管商功  
利晏墨吝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  
蝟不常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  
憂怨不至誹瑰竒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  
斐事糴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  
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  
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  
唐裂去綉締易滛以淳反麗以俚舐嘲異端軻雄是  
儼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  
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

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迨，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成，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股肢，疹則晞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疇瘠胼胝，踈壑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且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羸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旣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齡晦，小康乃覲，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斲，椎結旃裘，馭攫羝踞，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臈，魅焚炙，鼯徃殫，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肇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



經營一紀而庶績不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  
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  
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  
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祇非一絲之絃立功垂  
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  
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  
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徼  
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  
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烜烜將漸之以  
禮讓抑道之以詐譖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

卷之六

三六

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  
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  
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  
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嚮之子車遊  
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子則願學聖師之道  
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  
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  
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定於分人成於  
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處巖處乎山而爭  
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覲者

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敵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子報於下殊禮加上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

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媯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欽枉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滛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穉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



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訾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卷之六

三十

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

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

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

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

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

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

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

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效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扇颺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睡投髮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啣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帟旁見燭亂散如螳如蠅利觜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啗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卷之六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網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  
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  
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  
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  
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  
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  
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瞋其腦使  
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  
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啗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  
相啗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  
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塞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  
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  
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  
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  
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  
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  
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  
葳藹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

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  
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  
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  
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  
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  
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  
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  
荼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  
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  
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  
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  
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  
虛中蟲何由萃此三王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  
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好邪何惡之遂顧  
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  
亂交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  
之理且不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  
火捐爐凝神養氣旣而鼻疾果愈

醫原

昇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



能使人無術縻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况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

卷之六

五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閎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歎者有披甲馳馬操劍禦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千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

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  
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羨藜茹藿或袂衣以  
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  
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  
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  
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  
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斃膏水而取  
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  
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  
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  
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  
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  
曰山川而能語堊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  
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  
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  
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  
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  
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  
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  
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



而夕果雨貴人口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  
後至之醫來謂貝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  
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  
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  
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  
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  
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竒士其孰能之始  
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直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  
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竒効心竊識之今年真  
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  
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  
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  
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  
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  
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  
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  
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  
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  
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  
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  
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  
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  
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恭華百世  
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勞而不逞  
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

卷之六

三七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  
曷以弭暴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咥戾交  
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  
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  
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  
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厖服詭形乎嚶嬰侏  
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勿吾  
嬰乎摩疾療飢舍已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雖可春平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檠  
可爲楹乎榭楠可爲棗乎牛可以驟乘乎馬可以軌  
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  
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  
不頽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  
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  
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  
宋尚儒術奚而中圯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卷之六

三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  
其以寬乎牛飲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攜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  
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  
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  
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  
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中漢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躡羿莽如蓬藜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菑翟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摘文充棟以明道乎

卷之六

三九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遠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旣受而生奚復死乎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桔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豕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摻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轆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雷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睚  
眦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齋其後而困其軀

乎

卷之六

四十一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審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闢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子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躡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當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隳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 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資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卷之六

四

額額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勲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齧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曉曉以誑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閤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偃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卷之六

四十一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  
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怛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  
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嬰不犯乎火逼牛尾  
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鷄乎屈爲  
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  
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  
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  
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卷之六

四十一

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  
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  
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  
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烏有聖人  
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  
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  
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



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  
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  
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  
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  
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  
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  
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  
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  
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  
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  
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  
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  
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  
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  
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

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着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



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說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

卷之六

四六

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木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織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叅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祛所惑

卷之六

四七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蝗或鵠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



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

卷之六

甲八

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覲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

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

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

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

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

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  
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  
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  
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  
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  
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  
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  
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  
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

卷之六

四九

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  
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備而可致歟若  
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  
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  
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  
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况  
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  
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  
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



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  
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  
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  
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  
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  
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  
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  
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  
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卷之六

五十一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鎮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顯 戴慶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